

私人语录

## 冰与水

| 一鸿文 |

印象中,无锡好多年没有这么冷了,零下七度,已经是久远的记忆。沿湖锻炼,水面冰封已久,真的是“二九三九冰上走”。这些天阳光灿烂,冰面似乎一直没有融化,冰面下的水草依稀可见,小鱼儿自在逍遥。曾经长满莲叶的池塘,结冰明显厚实,微微泛白。一些冰块包裹了枝叶,阳光里晶莹剔透,呈现一种清澈明朗之美。

冰,是凝固的水。小学时,就学到水的三态:液态、固态、气态;名字也不同:水、冰、水蒸气。大自然中的水分,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。因为温度不同,水呈现出不同状态,但本质不变。水,随形就势。从悬崖冲天而出,便飞流直下三千尺;从山间而来,则化作涓涓细流;点滴汇入大海,又浩瀚无边。水遇寒结成冰,冰受热化作水。水,似居无定所,又随处可居。人如水,要适应环境,但不能忘了初心。

水很常见,对大多数人来说司空见惯。拥有时,可能无所谓,意识不到存在感;缺失时,才会感觉水很重要。小时候看《上甘岭》,战士们对水的渴望无法切身体会。2005年到新疆魔鬼城,荒无人烟,地面皲裂,想着大地母亲多么干涸。中国这么大,西南地区水源丰沛,西北地区严重缺水,成为人们生活与经济发展的瓶颈。地球被71%的水所覆盖,而淡水资源只占2.53%。据水利部统计,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,110座严重缺水。2012年深秋,独自从亚丁的牛奶海攀登五色海,口干舌燥,又冷又累,没有带水异常难受,厚着脸皮问人家要水喝没有。那一幕,刻骨铭心,从此以后,随身总是带个水杯,有备无患。正所谓,失去才懂得珍惜。

冰,在江南不算多见。冰,水坚也,冬至三九则冰坚。形态的转化,也带来许多不同。水,可以冷或温,也能热,还会烫,应和了不同需要。冰,水为之而寒于水,始终保持那份温度,直

至自身消亡。真如有些人善于应变,有的人则始终如一。流动的水,凝结成冰,不再奔忙四处流淌,静静地守护一地,默然成景。

小时候,天更冷一些,一到寒冬,屋檐下就挂满了冰凌,长的有一尺多,那冰凌角尖尖的,穿着棉袄棉裤棉鞋在墙角晒太阳,很担心掉下来砸了脑袋。那一回在长白山,树林里的房子上,结满了冰柱。特意摘了一根挥舞留影,足足有六十公分。北方冰天雪地,冰又成了人们运动的天地。溜冰滑冰,冰上各种运动和玩乐项目,其乐融融。有一年在北京过春节,北海公园冰封湖面,丫头连去两回,就为了在湖面上玩冰。冰,还成就艺术的天堂。在哈尔滨太阳岛上,第一次观赏冰雕艺术。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在艺术家手里,堆砌出各种造型:城堡、桥梁、人物……无不栩栩如生,加上灯光的照射,成了另外一个童话世界。而15年前,当我辛辛苦苦耗费5个多小时,登上海拔4300米的七一冰川,眼前那亿万年不化的冰峰,在蓝天艳阳下分外晶莹剔透,唯有感慨人生刹那何其短暂。

水,几近于道。上善若水。老子崇尚水,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孔子观河水而感,周游列国,开创私学,始成万世师表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唐太宗从中悟道,成就贞观之治,开启大唐盛世。滴水穿石。看似平常,却是坚韧不拔、持之以恒的代表。流水不腐。藏污纳垢,却能沉淀自清。方言说“带泥萝卜,揩一段吃一段”,水再浑,也能洗去泥土。即便冻作冰,依然保持本体纯净。

这个冬天有点冷,许多地方的水结冰作冰,东林书院里的水缸里,冰层厚得砸不开。但冰不会太长久,一旦阳光温暖,总会化作水。坚硬如冰,终究柔情似水。

你我他

## “小黑户”上学

| 黄玉梅文 |

从未想到有一天,户口会这么放开,甚至有农村户口热度超过城市户口的趋势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虽住在城镇,但因户口在农村,便成了“小黑户”,没有粮油煤炭供给,全家一半人口要吃议价粮油,从四五岁开始,就清楚了自己的“小黑户”身份,懂得了生活的各种不易。上小学了,常常交不起每学期5元的学费,要去父亲单位打免费申请条。我怯怯地把免费条交给班主任,不敢抬头看老师。我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珍惜,第一学期就加入了少先队,还选上了表演队队员。二年级,竞选上了全校批判小分队的宣讲员,不但在全校给学生们讲,还去矿里给大人们宣讲。矿长秘书听后特别高兴,还跟父亲说,你的小女儿最棒,年纪最小但口齿最清楚,长大了一定有出息!父亲听了笑得合不拢嘴。到了三年级时,我就当上了全校“六一”文艺汇演的主持人,成了一千多名同学心中的“小明星”。可我不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,依然独来独往。那时候放学早,同学们大都留在校园里跳皮筋、跳房子,我基本不参与,每天独自一人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,扒上一整捆松针,或者迅速赶到炼钢厂后面出炉灰的地方,捡上一大筐煤渣,因为我知道家里没柴烧的难。每次交给母亲时,母亲总是欣喜地说:我的儿啊,真能干!

升入初一,我才一门心思专注起读书来,因为考上中专,是快速实现农转非的唯一途径。初二我考入年级的重点班,语文老师是一名上海知青,特别喜欢我这个语文课代表,过一段时间就把我叫到她宿舍,交给我一叠《人民文学》合订本,或者几本世界名著,给我这个“小黑户”开起了免费小灶。英语老师是上外毕业的“右派”学霸,班主任数学老师是省优秀教师。“小黑户”何其幸运,遇到了小镇最强师资阵容。正当我信心满满地准备迎考之际,却被告知要回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。父亲连忙请假回家乡丹阳中学联络,却被拒绝了,理由是不在丹中就读的学生,不接受参加中

考。父亲急得几乎一夜白了头,从不求人他四处托人求情,学校终于同意让我参加考试,前提是必须转入丹中就读一学期以上。

我迫不得已离开了最强师资班,转入乡里的中学。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,送我到四十里外的丹中就读。看着破旧且空荡荡的学生宿舍和几乎关不上的木窗,父亲的脸色异常沉重。再去食堂里看看,发现只有2分钱一份的青菜肥肉。父亲的眼圈红了,他最疼爱的小女儿要第一次离开他的视线,独自生活了。他万般不舍却无可奈何。此后,他常常下班后骑四十里的路,来给我送母亲做的菜,每到周末就早早地骑车接我回家。

对于新来的我,同学们很热情,常常有女同学主动留下来陪我一起住宿,其实她们家住得并不远,完全可以回家住。班主任老师起初并不热情,原因是我会占用了他们的预选名额。八十年代初的乡下,中专是要预选的,只有预考胜出才有资格参加中考。后来,班主任语文老师潘老师随机挑课文,让我与他最得意的班长李同学比赛,无论是《小石潭记》还是《岳阳楼记》我都随口而出,一气呵成,完胜李班长。潘老师赞许地说:读书就要像黄同学一样下苦功夫,要把底子打厚实!从此对我刮目相看。而数学老师也渐渐喜欢上了我,因为每次小测验总稳定在九十分以上。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去找校长,校长也终于同意让我破一回例,回到原来就读的中学,到预考时直接参加考试。两个月后,我又回到了当初的重点班继续就读。1982年的春夏之交,空气里充盈着麦子的清香,我怀揣着亲人和师长们满满的爱,走进了考场,不负众望,预选与正式中考都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,成为当年丹中唯一一名应届生录取省中专的学生。

“小黑户”终于通过读书,顺利跳出了农门,成为一名具有城市户口的人民教师,并且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,伴随自己向更高的境界攀登。

浮世绘

## 喜鹊欢叫声

| 杨桂兴文 |

初冬的一天早晨,我打开窗户,准备迎接清晨第一缕阳光,忽然听到屋外叽叽喳喳的喜鹊欢叫声。循声望去,只见两只喜鹊,在小区大门口一棵高高的榉树上跳来跳去,叫个不停。看到眼前的一幕,便勾起了我对三四十十年前那段往事的回忆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有幸进入无锡市郊区南站公社工作。单位院子里坐落着无锡十大古刹之一的保安寺。寺院门前有一棵4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。银杏树树身粗大,枝干苍劲迎来了喜鹊筑巢安家。每天上班,一走进公社大院,就能听到叽叽喳喳的喜鹊叫声。尽管从早到晚叫个不停,却给人一种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的感觉。

已记不得从哪年起,人们突然发现院子里那对常来常往的喜鹊不见了踪影,那惹人喜欢的喳喳声也从此销声匿迹。后来人们才明白,原来那时候乡政府周围布满着五六家重污染工业企业。那浓墨的烟尘逼得喜鹊远飞他乡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不见有喜鹊登门造访。进入90年代,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不断落实,污染企业有的被淘汰了,有的转产了,久违的绿色环境又回来了。有一天晚上,我在乡政府值班,清晨,忽然被一阵清脆的鸟鸣声唤醒。我推开窗户,惊喜地看到,又有两只喜鹊在银杏树梢上飞来跳去。仔细一看,原来它们在将败落不堪的旧巢拆除,再把有用的枯枝搬到旁边的树枝上,采用拆旧建新的方法重建新巢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总能看到它们忙碌的身影。两只喜鹊一会儿衔来新泥,一会儿捎来毛发,建起了一个球形舒适的鸟窝。没多久鸟窝里就传出了啾啾啾啾的幼鸟叫声。

有一天,同事们在做广播操时,欣喜地看到有两只小喜鹊在母鸟带领下,扑棱着翅膀在场地上学习起飞。在场的人们无一将它们驱赶,而是故意躲得远远的,生怕惊动了两个小精灵。从此,大院里又充满了昔日的生机。



童趣

摄影 南方雨